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九



甲子

昭文定公春秋傳卷之二十五

梅 谿 林 堯 叟 唐 翁 標 註

昭公中

十有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魯邑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崩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殺其君虔于乾谿

靈王弒比立奔疾殺比比代立是為平王

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齊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欒盭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歸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月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

此法即君臣之分猶在也

以羈待比以國臣祿樹楚之亡公  
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  
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  
非楚臣而慶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  
慶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慶弑邲教以立比  
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  
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  
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  
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  
此事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  
所歸爲曹子臧嘗叔躬不亦善乎不然身居  
令尹都責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  
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休於利而忘其義  
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者若此類是也楚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又  
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  
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  
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  
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  
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心如水火而逼  
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  
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  
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  
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  
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

身獄乘疾者蘇其本意在於此  
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而壞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  
伯定曹伯武弓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南地○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  
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王矣

彼左氏晉成虜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  
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蠶曰寡人中此與君  
代與晉人知其亦將二也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  
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  
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歆及魏之會仍讀舊  
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鄆縣陳城蔡

卷三十五 二二

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首戒之時其  
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  
於責難陳善以札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  
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  
不競無憤勵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  
飾及諸侯皆二顧欲示威勦會而以兵甲耀  
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  
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  
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園之禁一宮室門觀  
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  
人心之慮遠矣

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盟劉子與盟也  
齊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

不示戮辛未治兵建而不飾士  
後飾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猶必可畏牛雖瘠饋  
於豚上其畏不死南洲子仰之憂庸可棄乎  
若奉晉之衆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  
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  
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  
者書之重詞之復其非必有美惡焉見行事  
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  
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  
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東  
姓不敵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候禁侵  
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  
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

卷二十一

國奉承齊犧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  
夷之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聞其憂疑如  
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恟疑恐喝於行  
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  
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  
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音頌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  
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  
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  
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  
之老而軟血以中國同熾夷然篡立之主而  
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而以威詐泚之  
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存

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私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不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敵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

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伯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晉疆鄆十年伐晉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突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

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御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定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廩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於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大子之子房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詳有三突歸于鄭襄公詳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歸而于衛皆失國之君之詳也此未嘗

大夫國詳然者不與陳蔡而封之

陳蔡遷於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  
棄疾即位後諸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  
子廩歸于蔡悼止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  
歸者順詞也陳蔡皆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  
與楚慶之得滅也其辭歸于者國其所宜歸  
也廩與吳皆亡世于之千也而棄疾封之可  
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  
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  
室之親見滅於楚慶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  
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  
人至是懼之其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  
法大要皆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  
歸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

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  
欲望先生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越州來莒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致必見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瘵於晉  
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邪宮之供而非有  
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  
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  
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  
平丘之會深加數度而後

醉

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  
不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  
益衰外攜內叛不復熱矣利之能敗人國家  
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立公頃立夏四月秋  
葬曹武公八月言子去疾卒昔立公卒邾公立  
是年齊齊著立之弟庚與立是為其公

卒自外錄者也言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  
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  
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言  
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言嘗訴其疆  
鄆取鄭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言故  
獨不會其葬也夫怒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  
廢禮在相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

之不以私故絕言凶慶乎往來施報之常禮  
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  
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言子及其在晉聞除館  
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  
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  
國乎

冬言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昧卒王僚  
立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  
事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  
卒事有事于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  
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  
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盡樂不



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  
禮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  
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  
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  
心於宗廟外全隱卹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  
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簪入而卒於  
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  
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簪入而卒於其所去樂  
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  
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  
撤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  
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  
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本二一五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  
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討之也棄疾  
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  
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  
之讒人去朝吳出奔蔡疾未喪太子建殺連尹  
奢弭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  
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  
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  
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慮危  
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  
忠信自任而杜讒詭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  
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  
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  
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以晉美荀吳何以無貶於初伐鮮虞  
錄而已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  
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  
滅為期而無矜則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  
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  
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  
纒束於貶耳而春秋用兵權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齊景有志於代吳也楚  
子平誘我蠻子殺之我蠻子嘉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屢欲滅中國  
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

廿二史劄記

九

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隨君塗  
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  
晉人止公其不書詳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  
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  
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  
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  
懲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  
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  
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  
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  
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晉侯夷卒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意如昔冬十月葬晉昭公

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昔旬吳帥師滅陸渾之戎自是吳不復封人矣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林父之於潞氏亡會之於申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十會緝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迩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纒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音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

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潛亂憑陵上國日蔽於兵暴骨如莽其矣氣所感固將墮吳而降之罰也故氛擾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遽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吳楚始言戰自是楚復善人君臣而見經者十八年吳入郢矣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

賤貨使費無極以譏勝囊五以貨行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

敗柏莘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  
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上  
衆民不足恃也攻其所書本未強弱之由其  
為後出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  
午立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至于書焚室而  
實其征與之村三日災國不市便行人告於  
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  
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  
衛陳鄭將同曰火若我用確掌玉璜鄭必不  
次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

近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  
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  
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  
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入人事而後  
言命也

六月邾子入郟小國城莒之後音禹又音  
矩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十五年楚平王  
復遷邑許自夷遷居葉此自葉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元伐邾莊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蕪取之而經不書圍與  
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邾盡浮之邾子  
曰余無歸矣從幣於宋邾子反其夫人而書  
大夫入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還  
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

不使止為弑父也其說  
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  
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  
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  
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  
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  
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  
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  
有司端冕冕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  
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  
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蒙萌夢二音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  
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  
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  
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  
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  
禮免於貶是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  
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  
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  
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  
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辭  
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  
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得春秋之旨

之兄繫

天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歟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草徹攻難之士  
將奔走之臣切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  
魯宗魯蓋繫之駭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  
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  
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  
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  
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  
曰豹之大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  
豹而死於公不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  
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繫之賊  
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奸受亂蓋不義犯  
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

繫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元向平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

辛卯蔡侯廑卒平公卒太子朱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頃侯使

上執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叛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  
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  
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  
以叛凡書叛有入于賊者而不言衛有入于  
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  
再宋南里何哉威與朝歌及蕭皆其所處  
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

南里以叛而宋城濮鄘及桑林  
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  
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己亥叔鞮卒叔  
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奔悼公東國  
立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傳卷二十五

上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

葬景王王室亂

書曰亂不書

類亂鄭號討之子帶亂晉詞之春秋不書猶有

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

欲篡子猛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誌於

供賦則天下無人紀矣

何言乎王室亂王若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

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

乃有室大競其作鳩鴉詩以遺成王亦曰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

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

然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則末治者

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

其言王室畿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

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

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

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

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

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

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

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

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皂

成猛之為王以猛為宜立也是故春秋之誼苟

自立也則糾紛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未得京

師為王猛

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



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  
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人不以乎小劉  
蚤單旗臣也曷為能以正猛乎猛無寵於景  
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  
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  
至是八年矣猛與劉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  
立然又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  
未采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若諸王子爭欲  
立以正則有禮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  
其威不足以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  
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  
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  
其宗社之累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  
皇者明其有土當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也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  
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君尊得正又  
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  
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當禮也禮當  
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  
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  
皆禮之變也准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  
乎道之中拜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  
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  
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  
首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叔孫姑如晉音倅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曹人圍郊郊音品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既濟師軍其東南二月二師圍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卒弟昭侯申立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齊納郊公

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焉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戊辰吳僚敗頓胡沈蔡昭陳許之師于雞父楚音甫音甫胡子鬯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微舒玄孫大夫生死通口獲音甫夷狄交相賊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僚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逞滅獲陳夏鬻微舒自入春秋未之有也

楚師遂奔楚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為爲畧而不序頸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摠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鬃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戰于遂自滅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鬃沈子逞是也生曰獲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徵舒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其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天王居于狄泉國曰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於是王猛卒敬主即位即王猛之母弟句也居于狄泉謂之國曰居于王城謂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尹氏立王子朝曰此尹文公國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發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唯卒名之恭卒也而名之者敗也是故救漸書子突奔名子輿立名子朝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

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戮

李亂周室不常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

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

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也國為後戒也或

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

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

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

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

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

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

游夏不能與也倘時之所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

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也以此周公之胃

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

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

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自立

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

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

有德慧智術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

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

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孟僖子

也媾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

叔孫媾以礼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

具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

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幸國



於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  
脫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  
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  
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魯竟上邑  
○公行書次自泝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  
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晉遜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  
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以君無多辱  
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  
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  
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又矣隱民多取食焉  
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懸俸弗可也弗聽叔

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卻昭伯  
遂伐公從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  
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  
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  
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  
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事矣行父片言而  
東門氏遂南崩一動而公子懲奔魯之羣臣  
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  
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召公不明乎消息盈  
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  
念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

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入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饋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膏胥焉皆能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

卒于曲棘元公女子景公頃曼也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遂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又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隱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景取郟

取郟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取郟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

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  
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  
義欲為君不君道為臣不臣道各守其職而  
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  
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  
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  
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  
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舉土之濱莫非王  
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  
內莫非其上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  
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  
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  
曾貨申豐適齊貨眾止據據受之言於齊侯  
曰羣臣不尽力于曾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  
有異焉。宋元公為曾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  
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曾邪  
抑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曾  
君以小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  
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  
公休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  
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  
其罪咸具矣。



子邾子祀伯盟于鄆陵 **六** 自此

晉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

而晉不復王盟矣十六年齊徐宮郊嘗盟於浦

也晉不復王盟而後齊專盟矣 **音** 專又音團

而主而自盟會者矣於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

也晉不復王盟而後齊專盟矣 **音** 專又音團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

子昭王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言始**

得京師也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金書出

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

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无足諱焉尔于

成周猶未得上都也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

成公般代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

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亦離

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

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

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

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

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

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

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

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

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群小不從故伯

文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

子亦不能勝羣小之兵是兩棄

子亦不能勝羣小之兵是兩棄

子亦不能勝羣小之兵是兩棄

登覆車王猛朝之際危亦甚  
未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陳弒公子光自是為備步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辨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官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辨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辨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周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閭寺而

身二十六

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辨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楚昭殺其大夫卻宛秋晉頃士鞅宋元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悼邾人莊勝人悼會子苞

按左氏苞之會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比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准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歎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俱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蘄將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

亥丁

早戊

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

耳又况以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

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平卒悼公弟聲公野立邾快來

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郚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在魏郡晉竟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定公卒獻公弟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

滕子寧卒悼公卒公結止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郚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高張高偃子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擇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逼逐黎侯黎侯

二十六年

寓于南衛人弗恤黎之臣子謂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微者以事東人而

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

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首之納微君

之政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

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

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王君微君之躬

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

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公受先

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陽魯之國也

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謂盟

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礼乎

人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

漢自是昭公削迹於魯下地一

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  
德亡無變微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  
於罟獲陷筭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規  
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  
稷出奔而猶不揚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  
之愆也自棄其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  
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  
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  
害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  
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困危而罪臣子譏  
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迂中宗革命自立

卷之六

五

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  
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  
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  
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于定公卒也  
去上聲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晉地書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曾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晉士  
鞅會諸侯之大夫于亳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  
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

大夫无君之禍晉人為之也音歷

庚

北

物以師紂公士鞅曰若召季孫  
李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  
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  
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  
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  
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  
其復也猶欲絕其北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  
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  
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  
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  
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  
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也

卷三十六

十一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薛公卒子襄公定立晉  
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  
濫來奔傳曰黑肱也其不係之邪濫嘗自別  
於鄆也圍戚不曰圍衛戚取鄆不曰取我鄆皆  
如二君之辭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  
越吳始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  
齊高張宋仲幾衛出叔申鄭國參曹人宮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出叔申出叔儀孫也國  
參子產子也出叔儀孫也國  
十二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  
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  
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  
大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

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定守在此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  
書年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  
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  
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行爲孫甯所逐  
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  
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  
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入也而有推挽之  
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  
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  
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  
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

十七

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  
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  
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首  
觀每歲必書公所在治不敢萌跋扈不臣之  
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  
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  
明者矣



